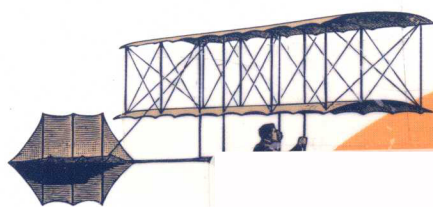


荟萃民国大师经典， 包罗社会人间万象

这些文章影响了无数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今天读来仍然意义非凡

读者文摘

典藏版



不平凡的世界

谢玲 主编

兵荒马乱的年代，天下并不太平
有些人只想苟且偷生
有些人却试图改变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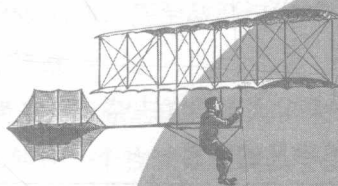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荟萃民国大师经典，包罗社会人间万象

这些文章影响了无数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今天读来仍然意义非凡

读者文摘

典藏版



不平凡的世界

谢玲 主编

兵荒马乱的年代，天下并不太平
有些人只想苟且偷生
有些人却试图改变世界

DUZHE WENZHAI DIANCANG BAN
BUPINGFAN DE SHIJIE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者文摘：典藏版·不平凡的世界 / 谢玲主编.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639-5103-1

I. ①读… II. ①谢… III. ①文摘—世界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0463 号

读者文摘 (典藏版) · 不平凡的世界

主 编：谢 玲

责任编辑：李 冉

封面设计：叔冰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100124)

010-67391722 (传真)

bgdcbs@sina.com

出版人：郝 勇

经销单位：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16

字 数：209 千字

版 次：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639-5103-1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67391106)

导 读

在人生的旅途中，最糟糕的境遇往往不是贫困，不是厄运，而是精神和心境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感动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感动你，吸引过你的一切不能再吸引你，甚至激怒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激怒你。这时，你就需要寻找另一片风景。

畅销全球《读者文摘》杂志的创始人华莱士曾说过：“只有人性的东西才能征服人心，即使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们还是会敬畏些什么，那就是看似简单朴素的真、善、美。是真、善、美在拯救和平衡人的内心。”

生命，需要鼓舞与希望；心灵，需要温暖与滋润。幸福并非来自物质的充盈，它是一种用奉献牺牲所获取的愉悦和满足感。

《读者文摘》系列丛书，以严苛的标准，挑选精致而丰富的内容，以最全面的视角，为你呈现大千世界的精彩绝伦！

《读者文摘》系列丛书，用高屋建瓴的思维，囊括了人世间的千姿百态，让读者一边感悟他人的智慧，一边掌控自己的人生！

在现今这个社会，年轻人喜欢追星，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是流行歌手或演员明星。偶像发行新专辑，开播新的电视剧，参加新的综艺节目，或有花边新闻等，总能吸引无数人的眼光，制造很大的社会影响。

时光倒流八九十年，在民国时期，那时青年们的心中，也有偶像，但那些偶像，多是文化名人，像胡适、鲁迅、徐志摩、郁达夫……他们光芒四射，有无数的崇拜者。他们文思才情俱佳，很多人都等着从报纸杂志上看他们

新的文章，就像沐浴春风，以此获取人生有益的营养。

时代不同，人的追求肯定不同。但是，人是有根的，有历史的根，有文化的根，有血脉的根，有乡土的根……忘记过去等于背叛，找不到根，人就会走向虚无。

其实，当你用心细细去寻觅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那片天空曾经也那么精彩，有那么多繁星闪烁；那是一个盛产大师的时代，他们创造的精神文化世界，让人叹为观止；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人们为了追求心中梦想甚至愿意舍弃生命！

《读者文摘（典藏版）》系列丛书，把目光锁定民国时期，力图从浩瀚的资料海洋里，披沙拣金，为读者精选最有价值的文章。

这些文章，多出自民国大师之手，堪为经典！

这些文章，讲人生，讲政治，讲战争，讲和平，讲现实，讲理想，讲风土，讲人情，讲父母之爱，讲故乡之情，讲才子佳人，讲风月故事……主题涵盖多样，内容丰富多彩！

这些文章，既有历史的沉淀，又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本书抓住民国时期这一“混乱”的突出特点，描述种种社会乱象，反映人间悲欢离合，把最残酷、最真实的一面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但是人们大可不必心灰意冷，无论往事如何残酷凄惨，总能带给我们一股向上的力量，是那些勇敢者，用他们的热血，立志要把整个国家带向正途。

阅读这些文章，将会使你活得激情满怀，爱得深沉博大；会使你更加自信地去追逐内心的憧憬与梦想。当感到痛苦、惶惑和失落时，它将给你以慰藉；在遭到打击、挫折时，它将给予你力量和智慧。

毫无疑问，本书会成为你的终生益友！

目 录

第一辑 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兵戈不断，政治黑暗，时局混乱，老百姓民不聊生。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各种人伦惨剧接连上演，而受害者往往是无辜的人民……

- | | |
|---------------|---------|
| 瓢儿和尚 | 郁达夫 /3 |
| 流浪的歌者 | 石评梅 /10 |
| 白云庵 | 石评梅 /20 |
| 深夜絮语 | 石评梅 /29 |
| 一个危险的人物 | 鲁彦 /33 |
| 岔路 | 鲁彦 /47 |
| 秋夜 | 鲁彦 /56 |
| 械斗 | 胡也频 /64 |
| 一个村子 | 胡也频 /72 |

第二辑 反抗的力量将会改变历史

在一片混乱动荡的局面之下，有一股力量正在积聚发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受到欺凌压迫的地方，勇敢的人们站了出来，他们紧握拳头，向黑暗邪恶的势力宣战，即使有生命危险，他们也毫不畏惧。他们是这个国家的脊梁，终将改变这个国家的历史。

- | | |
|-------------|---------|
| 人非人 | 许地山 /79 |
| 匹马嘶风录 | 石评梅 /92 |

火	叶紫 /107
电网外	叶紫 /128
山村一夜	叶紫 /151
查票员	段可情 /179
鸭绿江上	蒋光慈 /194
生活在海上的人们	穆时英 /213

第一辑 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兵戈不断，政治黑暗，时局混乱，老百姓民不聊生。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各种人伦惨剧接连上演，而受害者往往是无辜的人民……

瓢儿和尚

郁达夫

为《咸淳》，《淳祐临安志》，《梦粱录》，《南宋古迹考》等陈朽得不堪的旧籍迷住了心窍，那时候，我日日只背了几册书，一支铅笔，半斤面包，在杭州凤凰山，云居山，万松岭，江干的一带采访寻觅，想制出一张较为完整的南宋大内图来，借以消遣消遣我那时的正在病着无聊的空闲岁月。有时候，为了这些旧书中的一言半语，有些蹊跷，我竟有远上四乡，留下，以及余杭等处去察看的事情。

生际了这个大家都在忙着争权夺利，以人吃人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盛世，何以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会那么的闲空的呢？这原也有一个可笑得很的理由在那里的。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成功以后，国共分家，于是本来就系大家一样的黄种中国人中间，却硬的被涂上了许多颜色，而在这些种种不同的颜色里的最不利的一种，却叫作红，或叫作赤。因而近朱者，便都是乱党，不白的，自然也尽成了叛逆，不管你怎么样一个勤苦的老百姓，只需加上你以“莫须有”的三字罪名，就可以夷你到十七八族之远。我当时所享受的那种被迫上身来的悠闲清福，来源也就在这里了，理由是我所参加的一个文学团体的杂志上，时常要议论国事，毁谤朝廷。

禁令下后，几个月中间，我本混迹在上海的洋人治下，是冒充着有钱

的资产阶级的。但因为在不意之中，受到了一次实在是奇怪到不可思议的袭击之后，觉得洋大人的保护，也有点不可靠了，因而翻了一个筋斗，就逃到了这山明水秀的杭州城里，日日只翻弄些古书旧籍，扮作了一个既有资产，又有余闲的百分之百的封建遗民。追思凭吊南宋的故宫，在元朝似乎也是一宗可致杀身的大罪，可是在革命成功的当日，却可以当作避去嫌疑的护身神咒看了。所以我当时的访古探幽，想制出一张较为完整的南宋大内图来的副作用，一大半也可以说是在这 Camouflage 的造成。

有一天风和日朗的秋晴的午后，我和前几日一样的在江干鬼混。先在临江的茶馆里吃了一壶茶后，打开带在身边的几册书来一看，知道山川坛就近在咫尺了，再溯上去，就是凤凰山南腋的梵天寺、胜果寺等寺院。付过茶钱，向茶馆里的人问了路径，我就从八卦田西南的田塍路上，走向了东北。这一日的天气，实在好不过，已经是阴历的重阳节后了，但在太阳底下背着太阳走着，觉得一件薄薄的衬绒袍子都还嫌太热。我在田塍野路上穿来穿去走了半天，又向山坡低处立着憩息，向东向南的和书对看了半天，但所谓山川坛的那一块遗址，终于指点不出来。同贪鄙的老人，见了财帛，不忍走开的一样，我在那一段荒田蔓草的中间，徘徊往复，寻到了将晚，才毅然舍去，走上了梵天塔院。但到得山寺门前，正想走进去看看寺里的灵鳗金井和舍利佛身，而冷僻的这古寺山门，却早已关得紧紧的，不得已就只好摩挲了一回门前的石塔，重复走上山来。正走到了东面山坞中间的路上，恰巧有几个挑柴下来的农夫和我遇着了。我一面侧身让路，一面也顺便问了他们一声：“胜果寺是在什么地方的？去此地远不远了？”走在末后的一位将近五十的中老农夫听了我的问话，却歇下了柴担指示给我说：

“喏，那面山上的石壁排着的地方，就是胜果寺吓！走上去只有一点点儿路。你是不是去看瓢儿和尚的？”

我含糊答应了一声之后，就反问他：“瓢儿和尚是怎么样一个人？”

“说起瓢儿和尚，是这四山的居民，没有一个不晓得的。他来这里静修，已经有好几年了。人又来得和气，一天到晚，只在看经念佛。看见我们这些人去，总是施茶给水，对我们笑笑，只说一句两句慰问我们的话，别的事情是不说的。因为他时常背了两个大木瓢到山下来挑水，又因为他下巴中间有一个很深的刀伤疤，笑起来的时候老同卖瓢儿——这是杭州人的俗话，当小孩子扁嘴欲哭的时候的神气，就叫作卖瓢儿——的样子一样，所以大家就自然而然地称他作瓢儿和尚了。”

说着，这中老农夫却也笑了起来。我谢过他的对我说明的好意，和他说了一声“坐坐会”，就顺了那条山路，又向北走上了山去。

这时候太阳已经被左手的一翼凤凰山的支脉遮住了，山谷里只弥漫着一味日暮的萧条。山草差不多是将枯尽了，看上去只有黄苍苍的一层褐色。沿路的几株散点在那里的树木，树叶也已经凋落到恰好的样子。半谷里有一小村，也不过是三五家竹篱茅舍的人家，并且柴门早就关上了，从弯曲的小小的烟突里面，时时在吐出一丝一丝的并不热闹的烟雾来。这小村子后面的一带桃林，当然只是些光杆儿的矮树。沿山路旁边，顺谷而下，本有一条溪径在那里的，但这也只是虚有其名罢了，大约自三春雨润的时候过后，直到那时总还不曾有过沧浪的溪水流过，因为溪里的乱石上的青苔，大半都被太阳晒得焦黄了。看起来觉得还有一点生气的，是山后面盖在那里的一片碧落，太阳似乎还没有完全下去，天边贴近地面之处，倒还在呈现着一圈淡淡的红霞。当我走上了胜果寺的废墟的坡下的时候，连这一圈天边的红晕，都看不出来了，散乱在我的周围的，只是些僧塔，残磔，菜圃，竹园，与许多高高下下的狭路和山坡。我走上了坡去，在乱石和枯树的当中，总算看见了三四间破陋得不堪的庵院。西面山腰里，面朝着东首歪立在那里的，是一排三间宽的小屋，倒还整齐一点，可是两扇寺门，也已经关上了，里面寂静灰黑，连一点儿灯光人影都看不出来。朝东缘山腰又走了三五十步，在那排屏风似的石壁下面，才有一个茅棚，门朝南向着谷外的大江半

开在那里。

我走到茅棚门口，往里面探头一看，觉得室内的光线还明亮得很，几乎同屋外的没有什么差别。正在想得奇怪，又仔细向里面深处一望，才知道这光线是从后面的屋檐下射进来的，因为这茅棚的后面，墙已经倒坏了。中间是一个临空的佛座，西面是一张破床，东首靠泥墙有一扇小门，可以通到东首墙外的一间小室里去的。在离这小门不远的靠墙一张半桌边上，却坐着一位和尚，背朝着了大门，在那里看经。

我走到了他那茅棚的门外立住，在那里向里面探看的这事情，和尚是明明知道的，他非但头也不朝转来看我一下，就连身子都不动一动。我静立着守视了他一回，心里倒有点怕起来了，所以就干咳了一声，是想使他知道门外有人在这里的意思。听了我的咳声，他终于慢慢地把头朝过来了，先是含了同哭也似的一脸微笑，正是卖瓢儿似的一脸微笑，然后忽而同惊骇了一头的样子，张着眼呆了一分钟后，表情就又复原了，微笑着只对我点了点头，身子马上又朝了转去，去看他的经了。

我因为在山下已经听见那樵夫所说的关于这瓢儿和尚的奇特的行径了，所以这时候心里倒也并不觉得奇怪，但只有一点，却使我不能自己地起了一种好奇的心思。据那中老农夫之所说，则平时他对过路的人，都是非常和气，每要施茶给水的，何以今天独见了，就会那么的不客气的呢？难道因为我是穿长袍的有产知识阶级，所以他故意在表示不屑与周旋的吗？或者还是他在看的那一本经，实在是有意思得很，故而把他的全部精神都占据了去的缘故呢？从他的不知道有人到门外的那一种失心状态看来，倒还是第二个猜度来得准一点，他一定是将全部精神用到了他所看的那部经里去了无疑。既是这样，我倒也不愿意轻轻地过去，倒要去看一看清楚，能使他那样地入迷的，究竟是一部什么经。我心里头这样决定了主意以后，也就顾不得他人的愿意不愿意了，举起两脚，便走进门去，走到了他的身边，他仍旧是一动也不动地伏倒了头在看经。我向桌上摊开在那

里的经文页缝里一看，知道是一部《楞严义疏》。楞严是大乘的宝典，这瓢儿和尚能耽读此书，真也颇不容易，于是继第一个好奇心而起的第二个好奇心就又来了，我倒很想和他谈谈，好向他请教请教。

“师父，请问府上是什么地方？”

我开口就这样的问了他一声。他的头只从经上举起了一半，又光着两眼，同惊骇似的向我看了一眼，随后又微笑起来了，轻轻地像在逃遁似的回答我说：

“出家人是没有原籍的。”

到了这里，却是我惊骇起来了，惊骇得连底下的谈话都不能继续下去。因为把那下巴上的很深的刀伤疤隐藏过后的他那上半脸的面容，和那虽则是很轻，中气却很足的一个湖南口音，却同霹雳似的告诉了我以这瓢儿和尚的前身，这不是我留学时代的那个情敌秦国柱是谁呢？我呆住了，睁大了眼睛，屏住了气息，对他盯视了好几分钟。他当然也晓得是被我看破了，就很从容地含着微笑，从那张板椅上立了起来。一边向我伸出了一只手，一边从容不迫地说：

“老朋友，你现在该认识我了吧？我当你走上山来的时候，老远就瞥见你了，心里正在疑惑。直到你到得门外咳了一声之后，才认清楚，的确是你，但又不好开口，因为不知道你对我的感情，经过了这十多年的时日，仍能够复原不能？……”

听了他这一段话，看了他那一副完全成了一个山僧似的神气，又想起了刚才那樵夫所告诉我的瓢儿和尚的这一个称号，我于一番惊骇之后，把注意力一松，神经弛放了一下，就只觉得一股非常好笑的冲动，冲上了心来。所以捏住了他的手，只“秦国柱！秦……国……柱”地叫了几声，以后竟哈哈哈哈哈地笑出了眼泪，有好久好久说不出一句有意思的话来。

我大笑了一阵，他立着微笑了一阵，两人才撇开手，恢复了平时的状态。心境平复以后，我的性急的故态又露出来了。就同流星似的接连着问

了他许多问题：“姜桂英呢？你什么时候上这儿来的？做和尚做得几年了？听说你在当旅长，为什么又不干了呢？”一类的话，我不等他的回答，就急说了一大串。他只是笑着从从容容地让我坐下了，然后慢慢地说：

“这些事情让我慢慢地告诉你，你且坐下，我们先去烧点茶来喝。”

他缓慢地走上了西面角上的一个炉子边上，在折柴起火的中间，我又不耐烦起来了，就从板椅上立起，追了过去。他蹲下身体，在专心致志地生火炉，我立上了他背后，就又追问了他以前一刻未曾回答我的诸问题。

“我们的那位同乡的佳人姜桂英究竟怎么样了昵？”

第一问我就固执着又问起了这一个那时候为我们所争夺的惹祸的苹果。

姜桂英虽则是我的同乡，但当时和她来往的尽些外省的留学生，因此我们几个同学，有一次竟对她下了一个公开的警告，说她品行不端，若再这样下去，我们要联名向政府去告发，取消她的官费。这一个警告，当然是由我去挑拨出来的妒忌的变形，而在这警告上署名的，当然也都是几个同我一样的想尝尝这块禁脔的青春鳏汉。而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这个警告发出后不多几日，她竟和下一学期就要在士官学校毕业的我们的朋友秦国柱订婚了。得到了这一个消息之后，我的失意懊恼，正和杜葛纳夫在一个零余者的日记里所写的那个主人公一样，有好几个礼拜没有上学校里去上课。后来回国之后，每在报上看见秦国柱的武功，如九年的打安福系，十一年的打奉天，以及十四年的汀泗桥之战等，我对着新闻记事，还在暗暗地痛恨。而这一个恋爱成功者的瓢儿和尚，却只是背朝着了我，带着笑声在舒徐自在的回答我说：

“佳人吗？你那同乡的佳人吗？已经……已经属了沙吒利了。……哈哈……哈……这些老远老远的事情，你还问起它做什么？难道你还想来对我报三世之仇吗？”

听起他的口吻来，仿佛完全是在说和他绝不相干的第三者的事情的样

子。我问来问去的问了半天，关于姜桂英却终于问不出一二眉目来，所以没有办法，就只能推进到以后的几个问题上去了，他一边用蒲扇扇着炉子，一边便慢慢地回答我说：

“到了杭州来也有好几年了……做和尚是自从十四年的那一场战役以后做起的……当旅长真没有做和尚这样的自在……”

等他一壶水烧开，吞吞吐吐地把我的几句问话约略模糊地回答了一番之后，破茅棚里，却完全成了夜的世界了。但从半开的门口，没有窗门的窗口，以及泥墙板壁的破缝缺口里，却一例的射进了许多同水也似的月光来，照得这一间破屋，晶莹透彻，像在梦里头做梦一样。

走回到了东墙壁下，泡上了两碗很清很酽的茶后，他就从那扇小门里走了进去，歇了一歇，他又从那间小室里拿了一罐小块的白而且糯的糕走出来了。拿了几块给我，他自己也拿了一块嚼着对我说：

“这是我自己用葛粉做的干粮，你且尝尝看，比起奶油饼干来何如？”

我放了一块在嘴里，嚼了几嚼，鼻子里满闻到了一阵同安息香似的清香。再喝了一口茶，将糕粉吞下去以后，嘴里头的那一股香味，还仍旧横溢在那里。

“这香味真好，是什么东西合在里头的，会香得这样的清而且久？”

我喝着茶问他。

“那是一种青藤，产在衡山脚下的。我们乡下很多，每年夏天，我总托人去带一批来晒干藏在这里，慢慢地用着，你若要，我可以送你一点。”

两人吃了一阵，又谈了一阵，我起身要走了，他就又走进了那间小室，一只手拿了一包青藤的干末，一只手拿了几张白纸出来。替我将书本铅笔之类，先包了一包，然后又把那包干末搁在上面，用绳子捆作了一捆。

我走出到了他那破茅棚的门口，正立住了脚，朝南在看江干的灯火，和月光底下的钱塘江水，以及西兴的山影的时候，送我出来，在我背后立着的他，却轻轻地告诉我说：

“这地方的风景真好，我觉得西湖全景，绝没有一处及得上这里，可惜我在此住不久了，他们似乎有人在外面募捐，要重新造起胜果寺来，或者明天，或者后天，我就要被他们驱逐下山，也都说不定。大约我们以后，总没有在此地再看月亮的机会了吧。今晚上你可以多看一下子去。”

说着，他便高声笑了起来，我也就笑着回答他说：

“这总算也是一段‘西湖佳话’，是不是？我虽则不是宋之问，而你倒真有点像骆宾王哩！……哈哈……哈哈……”

阅读札记

想当年，秦国柱情场得意，留学回国参军，声名在外；如今却化作飘儿和尚，隐居在山林，闲云野鹤。告别纷争的名利场，寻找心灵的寂静与平和，这也是乱世里面一种特立独行的人生选择吧。

流浪的歌者

石评梅

碧箫是一个女画家，近来因为她多病，唯一爱怜她的老父，伴她到这背山临海的海丰镇养病。海丰镇的风景本来幽雅，气候也温和，碧箫自从移居到这里后，身体渐渐地恢复了健康。

他们的房子离开海丰镇的街市还有四五里地，前面面临着碧清浩茫的